

鲁迅 与日本友人

周国伟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鲁迅
与日本友人
LuXun Yu
RiBen YouRen
周国伟 著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迅与日本友人/周国伟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6. 9

ISBN 7-80678-578-7

I. 鲁... II. 周... III. 鲁迅(1881~1936)-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3633 号

责任编辑 沈素敏

书籍设计 杨捷

技术编辑 张伟群

丁多

鲁迅与日本友人

周国伟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200001)

www.ewen.cc www.shsd.com.cn

全国各地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厂有限公司印刷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数 264,000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78-578-7/K·102

定价: 28.00 元

序 一

丁景唐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两千年传统友谊的历史。虽然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战争，但日本人民是友好的。那时，鲁迅指斥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行，也明确指出：“日本和中国的大众，本来就是兄弟。”“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在风雨如晦的年代里，鲁迅与日本友人致力于两国间的思想文化交流，播下了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种子。周国伟同志著的《鲁迅与日本友人》，内容丰富，史料翔实，显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岁月如流。我与周国伟的认识和相互切磋鲁迅研究，忽已 45 个年头。他编著《鲁迅著译版本研究编目》和他与柳尚彭著的《寻访鲁迅在上海的足迹》时，我应周之请，为他撰写过序文。如今，他又积极研究，辛勤耕耘，再出新成果，我更感欣慰。

鲁迅与日本友人的交往，据不完全统计，有 160 人之多。该书收入 55 篇，除有两篇文章各有二人外，余均一人一篇。上海鲁迅纪念馆成立后，因工作需要，我曾接待了丸山昇、岸阳子、三山陵、尾崎秀树等日本友人。1984 年，在接待尾崎秀树时，还陪同他寻访他哥哥尾崎秀实在上海的住所和活动的场所。此外，还认识了内山完造先生的家属。那时，因参加纪念馆的活动，多次去鲁迅纪念馆，从该馆的藏品中，看到了 1931 年 10 月日本四六书院出版的《中国小说集·阿

Q正传》等书,我先后撰了《记日本译印的左联五烈士的纪念集——关于〈中国小说集·阿Q正传〉》和《关于〈阿Q正传〉日译者山上正义回忆鲁迅在广州的一些补充说明》。^[1]前文主要介绍了日译本《中国小说集·阿Q正传》的重要意义。此书是一本经过周密安排、精心设计、富有深意的纪念集。编译者将“左联”《为国民党屠杀同志致各国革命文学和文化团体及一切为人类进步而工作的著作者思想家书》译成日文,巧妙地融合在尾崎秀实撰的长篇序文内。可见,这本日译本《阿Q正传》,实际上是一本日本进步文化界纪念中国“左联”五烈士的一本专集,也是中日两国进步作家合作的产物。后文主要介绍了鲁迅和山上正义对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后来,又将两篇文章汇集在一起,冠以《中日两国人民战斗友谊的丰碑》的总题,辑入我的《犹恋风流纸墨香——六十年文集》中。

这部书稿,有丰富扎实的史料基础,这也是著者长期努力的结果。1961年,周国伟调入上海鲁迅纪念馆。长期的工作实践和精心研究,使得他掌握了丰富的史料。1976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鲁迅展》在日本展出。周国伟作为随展组人员,在布置展览的同时,接触、访问了鲁迅生前的好友增田涉、内山嘉吉、高良富、长尾景和等人。他在东京内山书店拜访内山嘉吉先生,嘉吉不仅热情接待,介绍鲁迅创办木刻讲习会的情况,而且他还应周国伟的请教,从书橱中取出一份国内未见的《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目录》,解决了《现代作家木刻画展览》展出地点长期存在不同说法这一问题。这份目录上除依次写明展品名称、国别和作者外,还写明展出地址:“北四川路千爱里四十号”。之后,他又复制一份寄上海鲁迅纪念馆供展览使用。这种精神难能可贵。

随展组人员还拜访了鲁迅好友高良富先生。高良富向随展组人员介绍了与鲁迅先生的交往和对鲁迅的崇敬之情,并与随展组人员及其女儿高良真木等合影留念。1952年,高良富作为日本国会议员,

[1] 前文载1963年11月《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3辑;后文收入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学习鲁迅作品札记》(增订本)。

再次来到中国,与我国国际贸易促进会签订了中日两国第一次贸易协议。她在中国期间,还来沪参观了上海鲁迅纪念馆,并在留言簿上题字:“敬慕先生的正义感,爱慕先生的人间爱。日本知友 高良富。”1992年,高良富逝世后,她女儿高良真木在整理其母的遗物时,发现了1932年6月2日鲁迅致高良富的书信手稿,后即捐赠上海鲁迅纪念馆。这是鲁迅与高良富深厚友谊的延续和发展。

上海鲁迅纪念馆入藏的《小鸠三义之图》、《日本无产作家同盟答辞》、浮世绘《深川永代凉之图》、油画《菊花》和《海婴生后十六日像》、艺术品《操人形》等珍贵藏品,件件蕴涵着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这些珍贵藏品,本书中均有详述。如西村真琴绘制后寄赠鲁迅的《小鸠三义之图》,是一件富有历史意义的珍贵文物。1932年“一·二八”战争时,西村真琴担任大阪《每日新闻》社医疗服务团团长来到上海。他在上海“三义里”被战火破坏的“败井颓垣”中,拾到一只饿鸽(日本称鸠),把它带回日本家中,同日本鸽子养在一起,希望孵出小鸠后,把它作为中日“亲善”的使者放回中国。但在翌年2月,这只被命名为“三义鸠”的鸽子就病死了。西村把它葬在他住宅的院子里,并立一块“三义冢”碑。同时,他绘制了鸠的形态图,并在图上题了一首和歌寄赠鲁迅;之后,又请鲁迅为“小鸠三义之图”题咏。鲁迅写了一首富有政治远见的《题三义塔》诗赠他。作者在诗中既深刻揭露日本侵略者狂轰滥炸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指出侵略者的罪行必将激起无辜受害者的怒火和反击;又通过战火中幸存的小鸠被救往日本饲养,死后,又得到日本友人建碑留念之事,表明日本人民是友好的,并呼吁日本的有识之士要和中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击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的逆流。鲁迅深信,在度过长期的战争岁月之后,中日两国人民一定能够战胜自己的敌人,然后像久别的兄弟一样,相逢一笑,恩仇俱灭,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鲁迅与日本文化人士的友谊和交往,是有原则的。目的是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因此,他在原则问题上是不会让步的。1935年10月21日,鲁迅和内山完造、仲居在六三园会见野口米次郎时,起初大家谈文学、诗歌,双方交谈气氛较为轻松,但在谈

到当时的时局和中日关系问题时，野口米次郎却不怀好意地说：“鲁迅先生，中国的政客和军阀总不能使中国太平，而英国替印度管理军事政治倒还太平，中国不是也可以请日本来帮忙管理军事政治吗？”鲁迅听了，明确地说：“这是个感情问题吧！同是把财产弄光，与其让强盗抢走，还是不如让败家子败光。同样让人杀，还是让自己人杀，不要让外国人来砍头！”鲁迅驳斥野口米次郎鼓吹侵略有理的一席话，字里行间，都闪耀着鲁迅的思想光辉，显示了中国人民绝不甘当奴隶的决心和信心。1936年2月3日，鲁迅在致日本友人增田涉的信中也明确说：对野口米次郎这种“名流的会见，还是停止为妙。”

鲁迅是中国先进文化的代表人物。在“风雨如磐”的年代，鲁迅先生和日本的进步文化人士，致力于中日两国的思想文化交流，为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了贡献，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周国伟著的这本书，凝聚着他们为中日友好而取得的丰硕成果，也是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丰碑。对生活在今天和后世的中日两国人民，了解、学习和弘扬先哲们的精神，对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下去，更富有深意。因此，该书的出版，对弘扬鲁迅精神，增强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2006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25周年，逝世70周年，此书的出版，是一个纪念；让我们学习和弘扬先哲的精神，面向21世纪，为中日两国人民更加友好而努力。

序 二

陈一心

2005年1月11日是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鲁迅先生的亲密好友内山完造先生诞辰120周年。是日,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协、上海鲁迅纪念馆举行了纪念座谈活动。中日双方人士深情地缅怀了内山完造和鲁迅先生在艰难条件下所结下的珍贵友谊以及他们对中日友好事业和文化交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高度赞扬鲁迅和内山完造先生是中日友好的楷模。

会后,上海鲁迅纪念馆研究馆员周国伟对我说:“十年前(1995),我们曾共同合作、编辑出版了《中日友好的先驱——鲁迅和内山完造图集》,该图集收集了250余幅珍贵照片,用中日两种文字出版,受到中日人士的欢迎和好评。”他又说“这些年来又继续收集、撰写了一些鲁迅先生和其他日本友人的文章,有50余篇,拟取名为《鲁迅与日本友人》,准备出版。你长期从事中日民间友好活动,日本文化界的朋友较多,希望你能为本书撰写一篇序”。出于对鲁迅先生的崇敬和热爱,考虑到本书的出版,会使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先辈们为中日友好事业所付出的心血和作出的业绩,继承光荣传统,沿着先辈们开辟的道路前进是有现实意义的,为此,我欣然同意,遵嘱写这篇序言。

—

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他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交流

的先驱。鲁迅和日本的渊源关系要追溯到他的青年时代。

鲁迅于1902年4月赴日本留学至1909年8月回国,在日本度过了他一生中宝贵的青春年华(前后有7年又4个月,从21岁至29岁)。

初到日本的留学生,一般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弘文学院是日本最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学校,院长是嘉纳治五郎(1860—1938)。鲁迅自述“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同窗沈颀民回忆说:“当时鲁迅在弘文学习日语,是比较紧张的,”“平日顽强苦学,毅力惊人,每每工作到深夜才睡。”由于鲁迅刻苦学习和天资过人,因而他的日语和自然科学都很扎实。

鲁迅坚决反对封建统治和孔孟礼教,在弘文学院期间,1903年春,他不顾留学生监督以停发公费相威胁,毅然剪掉辫子,表示与旧的传统伦理思想决裂,他拍摄了断发小像后,在照片背后写了诗,赠送给好友许寿裳,表示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决心。

鲁迅在弘文学院,从1902年4月至1904年4月,经过两年学习结业。按规定,鲁迅应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学学习,但是鲁迅不顾清政府的规定,毅然决定改学医学。去地处东北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

1907年,鲁迅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后,他遇到第一位恩师藤野严九郎(1874—1945)。藤野先生看到校中唯一的中国学生鲁迅,“尽管他身在异乡,却不以为苦”,并且刻苦学习,深为感动。他对鲁迅寄以“热心的希望”,进行了“不倦的教诲”。鲁迅对藤野先生十分敬佩,他深情地写道:“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识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1〕

〔1〕 鲁迅著:《藤野先生》,《鲁迅全集》第2卷第30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下同。

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日本帝国主义和沙皇俄国为抢夺在我国东北地区和朝鲜的权益而进行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当时学校在课间放映“时事幻灯片”,当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军杀害,而许多中国人竟麻木不仁地观看”后,他受到极大的刺激和震撼,决心弃医从文。1906年3月,他提出申请退学,在离开仙台医专时向藤野先生告别,藤野先生赠照片,上书“惜别”二字,反映了师生之间的深厚情谊。

1906年起,鲁迅对许寿裳说:“我决计要学文艺了,中国的书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二人相对一笑。他又说“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1〕}从此,鲁迅弃医从文,走上了利用文艺唤醒人民、改造社会的新征途。

1906年6月,鲁迅转入东京独逸语学会所设的德语学校,继续学德文,从事翻译和介绍。秋末,访问日本学者宫崎寅藏(1871—1920)。宫崎曾积极赞助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革命运动,给鲁迅留下深刻的印象。在这期间,鲁迅和许寿裳、周作人等还积极筹办文艺杂志《新生》(象征“新的生命”)。

二

鲁迅是中国先进文化的杰出代表。

1909年8月,鲁迅结束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国,9月赴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以后,又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任教,从此,便开始了一边教书,培养青年,一边从事文学活动的战斗生活。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21年鲁迅著名小说《阿Q正传》在“晨报副刊”上连载。1923年鲁迅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出版。1926年鲁迅第二本小说集《彷徨》

〔1〕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1卷第417页。

出版,1927年《野草》出版,鲁迅在这时期,陆续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诗和杂文、文艺理论,同时翻译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

鲁迅关心中外文化交流,认为“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1]鲁迅还认为文艺是增进中国与世界互相了解、推动人类共同进步的最“平正”的手段。他在奉行大胆拿来外国的进步思想文化成果的同时,还极力主张将中国的优秀文艺作品,推向世界,并为此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在这过程中,鲁迅翻译了35位日本作家的作品并和许多日本友人建立了密切关系和深厚友谊。

如鲁迅与芥川龙之介。芥川是日本大正时期最主要的作家之一。早在1921年,鲁迅就翻译了芥川龙之介的代表作《鼻子》和《罗生门》,并高度评价了芥川,称之为“日本新兴文坛中的一个出名的作家”。1923年,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现代日本小说集》(商务印书馆出版),其中收集了15位作家的小说,包括夏目漱石、江口涣、芥川龙之介等。

又如鲁迅和增田涉。增田涉是日本著名汉学家和文学家。1931年3月来上海,与鲁迅相识,鲁迅每天用日语为增田涉讲授《中国小说史略》,历时三月余。增田涉将此书译成日文出版,即《支那小说史》。鲁迅对他的研究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增田涉终生称鲁迅为“恩师”。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鲁迅这个人是个正直的人,诚实的人,对社会对自己毫不虚伪、毫不妥协的人。”“文学家鲁迅展望遥远的未来,细致地观察现在,站在黑暗的现实中考虑民族的前途的形象,说明鲁迅具有先驱者的使命观。”^[2]

再如鲁迅和山上正义。山上是日本进步作家和新闻记者。1927年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时,山上正义曾拜访过鲁迅。1931年2月7日,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等五位“左联”青年作家,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后,山上正义和尾崎秀实(日本《朝日新闻》驻上海记

[1] 鲁迅:《呐喊·捷克译本序言》,《鲁迅全集》第6卷第524页。

[2] 增田涉:《我的恩师鲁迅先生》,中译文刊《鲁迅研究年刊》1979年号。

者)商量:“想要通过《阿 Q 正传》的出版,为纪念事件的牺牲者,支持中国左翼文学运动起点作用,以此唤起国际舆论,反对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因此,山上正义加快了对《阿 Q 正传》的翻译,鲁迅对山上的译稿细加校正,并亲自写了 85 条注释。1931 年 10 月 5 日《中国小说集·阿 Q 正传》日译本在东京出版。山上正义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想,自从民国革命二十年以来,鲁迅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唯一的代表者。就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来说,今天也依然是当前文坛的泰斗。”“他在具有特殊的发展形态,而今尚在发展中的中国当前文坛上,作出了极为特殊的功绩。”〔1〕

三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民族英雄。鲁迅和内山完造肝胆相照的真挚友谊,鲁迅和日本文化人士的广泛接触,在中日友好交往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

鲁迅从 1927 年 10 月 3 日抵沪,到 1936 年 10 月 19 日逝世,这十年是鲁迅在上海生活、工作、学习、战斗的十年,是他一生中最艰苦、最光辉的十年。

内山完造于 1917 年创立内山书店,他说:“刚办书店的时候,我们就发誓要为日中两国架起一座桥。”他同情和了解中国人民的苦难,始终热情地传播进步文化。通过内山的介绍,鲁迅在此结识和会见了许多日本来沪的作家、记者、文艺评论家,如增田涉、佐藤春夫、山本实彦、新居格、高良富、鹿地亘、山本初枝等数十人;而内山通过鲁迅的介绍,也结识了中国许多进步文化人士,如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郑伯奇、郁达夫等人。因此,鲁迅和内山完造在将中日文化界进步人士联系起来,加强交流,增进友谊,并为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维护正义的共同事业作出了贡献。

〔1〕 山上正义:《关于鲁迅及其作品》(中译文载《鲁迅研究资料》第二辑)。

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国民党当局白色恐怖严重的环境下，鲁迅的处境十分危险，内山不顾个人安危，千方百计地掩护鲁迅和其他中国的革命者，如秘密转移郭沫若、陶行知赴日本避难。1941年底，许广平被日军宪兵队逮捕，受尽折磨，后经内山救助，才由书店保释出狱。从这里可以看出，正如小泽正元先生所说：“内山完造是日本人中鲁迅生前最亲密的朋友和支持者。”也如内山完造所说：“就是不出卖朋友的人，在日本人中也有。”

鲁迅在和日本友人的交往中，他的崇高思想和人格魅力对他们产生极大的影响。内山书店的职员镰田寿说：“鲁迅是一个热爱自己民族，热爱自己国家的人，正因为爱，所以他毫不宽容地指摘与痛骂它的缺点和弱点，奋笔先天下之忧而忧。然而，他的生活……却很贫苦、困难。鲁迅和中国的读书人、诗人一样，他们的文章和诗只有为天下，才算是有血性的吧！”〔1〕日本作家鹿地亘，在纪念鲁迅的诗中写道：

鲁迅，在黑夜里寻求光明，他为追求光明而呐喊，为追求光明而彷徨。

光明燃起伟大民族觉醒的熊熊烈火，照得群魔一个个显出了原形，它们恐惧、狂吠，凶相毕露。

黑暗的古老东方的梦幻消失了。

鲁迅，他是伟大的民族解放的旗帜，光明的追求者，闪耀着民族的光辉！

我们已经不需要诗的语言，我们需要的是语言的利剑。在千百万人流血、饥饿和呻吟声中，语言的花朵为什么要开放？在历史呐喊的日子里，我们只有拿起锋利的语言利剑！鲁迅离开了人间，在那前夜，那战斗到最后一刻的前夜，他以语言武装了民族，留下了“拿起你的利剑”这句遗言，离开了人间。〔2〕

〔1〕 镰田寿：《鲁迅和我》，中译文载《鲁迅回忆录》（下册）第1566页。

〔2〕 鹿地亘：《纪念鲁迅诗》，1944年11月7日作。

四

内山完造先生 1936 年 10 月 22 日在上海万国公墓五千余人参加的鲁迅先生安葬仪式上说：“鲁迅先生是个伟大的文学家，他给予日本人的印象是不可磨灭的。他如旷野中的一盏灯，为我们开辟一条大路。”

中日友好归根结底是两国人民的友好，在这方面，鲁迅先生和内山完造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他们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永远记取。

21 世纪的今天，中日友好关系进入了一个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时期，我们将以先辈们为榜样，排除障碍，克服困难，不断努力，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把中日友好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2005 年 5 月 9 日

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 周年

目 录

序一 丁景唐 / 1

序二 陈一心 / 5

弘文学院的留学生涯

——鲁迅与嘉纳治五郎 / 1

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楷模

——鲁迅与藤野严九郎 / 6

留学时交往的日本友人

——鲁迅与宫崎寅藏、宫崎龙介 / 13

鲁迅翻译日本作家的第一本书

——鲁迅与武者小路实笃 / 17

最早与日本友人的通信

——鲁迅与青木正儿 / 21

北京时期关系密切的日本医生

——鲁迅与山本忠孝 / 25

“鲁迅是世界的”

——鲁迅与佐藤春夫 / 29

《中国小说史略》首位日译者

——鲁迅与丸山昏迷 / 34

“日本新兴文坛中一个出名的作家”

——鲁迅与芥川龙之介 / 39

“明治文坛上的新江戸艺术的主流”

——鲁迅与夏目漱石 / 45

“中国当代小说家里的第一号人物”

——鲁迅与清水安三 / 49

使鲁迅深受启迪的日本作家

——鲁迅与厨川白村 / 53

学术交流的典范

——鲁迅与盐谷温 / 59

“我们应该学习的鲁迅精神”

——鲁迅与辛岛骁 / 63

2

首版日文《鲁迅全集》

——鲁迅与井上红梅 / 70

中日文化交流的使者

——鲁迅与内山完造 / 75

凝集着中日两国人民的情谊

——鲁迅与山上正义 / 93

诗、画结真情

——鲁迅与金子光晴、森三千代 / 99

中国第一个创作木刻讲习会

——鲁迅与内山嘉吉 / 103

初次会面，录赠古诗

——鲁迅与本间久雄 / 111

倡导切实而认真的创作

——鲁迅与藤谷虹儿 / 115

永久纪念的两帧油画

——鲁迅与秋田义一 / 119

“慈父般的眼睛，慈父般的容貌”

——鲁迅与镰田寿 / 121

“把鲁迅先生的著作作为大学教材”

——鲁迅与仓石武四郎 / 125

“他是左联的泰斗”

——鲁迅与尾崎秀实 / 129

“方期再造，展其英才”

——鲁迅与镰田诚一 / 135

一面之缘，无限深情

——鲁迅与室伏高信 / 142

时刻关心鲁迅的安危

——鲁迅与林芙美子 / 145

鲁迅唯一一次在著作版本上题诗赠人

——鲁迅与山县初男 / 149

向往中国，怀念鲁迅

——鲁迅与山本初枝 / 152

花园庄旅馆结真情

——鲁迅与长尾景和 / 158

友谊的桥梁

——鲁迅与江口涣 / 164

鲁迅最亲密的日本友人

——鲁迅与增田涉 / 170

一次画展结友谊

——鲁迅与田坂乾吉郎 / 179

寓意双关的赠诗

——鲁迅与小原荣次郎 / 181

“敬慕先生的正义感”